

— 杂糅与会通

—— 词汇语义学与修辞的交叉研究

Mingling and Mastery: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exical
Semantics and Rhetoric

刘茁
著

在漫长的历史中，词汇和语义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先民们认知和命名周围的事物，使词汇之间构成不同的语义关系，并不断地实现着语义的演变；另一方面表现为从修辞的言语事实出发，不断地进入语言事实的领域，拓展了词汇和语义的广阔疆域。这本书讨论了认知和命名的现象，也论述和展示了言语和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每一章的内容都如同水珠，映射着词汇和语义的发生和演变的关系。词汇和语义的发展实现了自身的丰富和博大，而词汇和语义的丰富和博大又反过来帮助了人们对修辞的灵活运用。本书的论述过程展现了词汇语义学同修辞的这种水乳交融的互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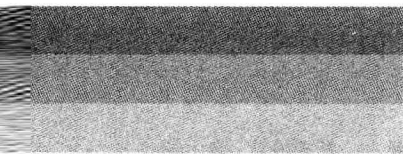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杂糅与会通

——词汇语义学与修辞的交叉研究

刘苗 著



ZAROU YU HUITONG
CIHUI YUYIXUE YU XIUCI DE JIAOCHA YANJIU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词汇学、词汇语义学和修辞的跨学科论著。书中讨论了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的如下基本内容:词与词位、词汇化程度、语素、词根以及派生法、复合构词法、转类法、缩略法等构词方式;语义场以及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同形或同音异义关系、一词多义、上下义关系、整体一部分关系六种语义关系;语义泛化、语义缩窄、语义扬升和语义贬降四方面的语义演变;当代隐喻理论、原型理论和衔接理论与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的关系。在知识介绍的过程中,穿插着它们同修辞的关系的活泼描述;在讨论“形而下”的应用中处处有“形而上”的或拓殖新荒、或深耕细作的理论挖掘。

本书可作为学习和研究中、英文词汇学、词汇语义学和修辞的广大师生的参考书,也可供对语言学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杂糅与会通:词汇语义学与修辞的交叉研究 / 刘茁
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04-037882-5

I. ①杂… II. ①刘… III. ①词汇学-语义学-研究
②修辞学-研究 IV. ①H03 ②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6792 号

策划编辑 孙 璐 责任编辑 孙 璐 封面设计 于 涛 版式设计 余 杨
责任校对 王 雨 责任印制 韩 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m.com
开 本	787mm×960mm 1/16		http://www.landracom.com.cn
印 张	20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7882-00

前言

一、词汇学、词汇语义学与修辞的紧密关系

笔者是学英语出身，一直为大学本科生讲授词汇学，近几年在研究生层次教的是语义学。为了能够让学生触类旁通，笔者常常要在教学中举出与英语词汇学和语义学相关联的汉语例子。在研究生层次教学中援引汉语语料则更是培养学生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前所长沈家煊曾经说，吕叔湘生前“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沈家煊，1996）。而王宗炎说“中国的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钱冠连，1999）。这就使得用汉语语料培养研究生的理论思维成为一种必需！长期的教学工作培养了笔者除了英语语料外，还关注和收集汉语语料的习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笔者收集了词汇学、语义学这两个学科必不可少的大量英汉修辞语料。

按理说，词汇属于语言范畴，而修辞则属于言语范畴，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可是修辞现象这种对日常语言的临时性的“偏离”现象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凝固在词汇里，丧失了它们的描绘功能，只剩下了指称功能，就构成了词汇的一部分。这正是索绪尔所说的从

“言语的事实”转化成“语言的事实”（索绪尔，2005）¹⁴¹。所以，首先，修辞元素作为“言语的事实”，是词汇学和语义学中绕不开的现象。陆国强在《现代英语词汇学》的很多章节里都加进了与修辞相关的小节。例如他在“复合动词的语体色彩”一节（陆国强，1983）⁴²⁻⁴⁶里，用了4页的篇幅，以大量的例句探讨了在生活口语、新闻文体、广告文体里复合动词的修辞特点及其交际功能和交际价值等。其次，语义理解也离不开修辞元素。杰弗里·利奇在其名著《语义学》（李瑞华等译，1987）²³中介绍“反映意义”时说到表示“圣灵”语义的两个同义词 *The Comforter* 和 *The Holy Ghost* 的时候说，前者“使人感到温暖和‘安慰’，后者听起来使人敬畏”。他说他对两个词的反应受“这两个词日常的、非宗教意义的影响”。利奇在这里谈的是修辞的客观辞效。利奇在别处还直接讲到“修辞意义”：“例如 *adult*（用于表示人时）和 *grown-up* 都可以有同样的定义，在修辞意义上并不相同，一个相当正式，一个属于口语体”。朱跃在其《语义学》（2006）²⁶⁵⁻²⁸⁶中谈到“常见违背逻辑的修辞格”时，详细讨论了“矛盾修辞”、“一语双叙（*syllipsis*）”和“拟人”三个修辞格。朱跃的讨论实际上是可以列入利奇所论的“搭配意义”（李瑞华等译，1987）²⁴的范畴里去的，而搭配意义则是词汇语义学探讨范围之内的大题目。李福印在其《语义学概论》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小节“词汇空缺的语义填补及修辞效果”（2006）¹¹⁸⁻¹²⁰，并且举了鲁迅的例子：“无论你所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李福印甚至在此书的第7章，设了一个小节名为“同义关系：文体学研究的范畴”（2006）⁷⁵⁻⁸⁰。由此看来，中外学者都并不执著于语义学研究的所谓“纯正性”，也不回避语义研究的学科交叉。李国南的《辞格与词汇》（2001）则更是一部修辞学、语义学和词汇学的交叉研究。本书立足于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基本框架下的理论和语言实践的探讨，再从这个立足点上迈进一步，走向李国南式的交叉研究。事实上，当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成就的取得，越来越依

赖跨学科研究，依赖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本书就是词汇学、词汇语义学和修辞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上的另一尝试。

事实上，人们为了获得较好的辞效，常常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把修辞与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的知识融为一体。请看一个英语的例子：Some are wise and some are otherwise. 这句话显然是修辞心理支配下有意造出来的，否则可以用更加平实的说法予以表达：Some are wise and some are not (wise). 而 otherwise 的使用给句子制造出俏皮诙谐的修辞效果，原因是 some are wise 中的 wise 是个词，而 otherwise 中的 wise 是个后缀，即黏着语素。从作为自由语素的词向黏着语素的语素偏离造就了这句话的不同凡响的辞效。这句话的使用者如果是语言学者，那他/她就是有意为之；如果使用者不是语言学者，无论他/她是有意涉笔成趣的文人还是有修辞意识的普通人，他/她把修辞与词汇学和语义学的知识融为一体，都只能是具有词汇语义知识的无意识积累后无意为之的自然流露。关于语素同修辞的关系的详情请见本书第 1.6.2 小节。王希杰 (1996)⁴⁵¹ 如下的话谈的是借代，其实其意义涵盖了所有的修辞格：“借代不仅是一种修辞格，还是一种构词方式。作为一种修辞格，它的产物是个人的，临时的，新奇的；而作为一种构词方式，它的产物则是社会集体的，相对稳定的，是词汇现象，就不那么新奇了。”但是，还有一条需要补充，所有修辞格最后成为构词方式，都有一个长短不一的辉煌时期，那就是“社会集体”对它们喜闻乐见，大量使用。修辞现象只有经过大量使用的阶段，才会最终成为“相对稳定”的词汇现象。

如果人们对于词汇学的某一方面知识没有意识，他们的修辞活动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举一个汉语的例子：有一首歌的歌词如下：“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笔者认为其中“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表述不妥当，因为如果歌词作者了解词汇学或者词汇语义学里面的“上下义”概念，

他就会避免先用下义词后用上义词的常识性错误。因为外延越宽，内涵越窄；内涵越大，外延越小。即是说，越是上义词，词的内涵越贫乏；越是下义词，词的内涵越丰富。下义词“玫瑰”的内涵比上义词“花”丰富充实。“玫瑰”的内涵包含了“花”的一切特征，例如美丽、可爱等，同时又包含了“花”不具备的内涵：常常用来比喻爱情，比喻人们心中既可爱有时又会带来情感伤害（玫瑰有刺）的爱人。正因如此，歌词在已经托出有丰富内涵的下义词“玫瑰”之后，反倒退回到外延大、内涵小的上义词“花”中去，这显然是个不小的修辞错误。歌词如果大致地改成“你是一朵鲜花，我的玫瑰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就会让人感到从上义词的比喻进入内涵更丰富的下义词比喻，再进入直抒胸臆的激情呼唤……才更自然有力！关于上下义的细节论述和分析请见本书第3.6节。

二、本书的结构

我国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苏联学者的《英语词汇学引论》（拉亚美斯卡娅，1960）。这本书共分7章，各章的安排是：词语的起源，语义学，词义的变化，构词法，在美国的英语，英语熟语，词典学。中国大陆的学者从8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不少词汇学著作（汪榕培、李冬，1983；陆国强，1983；林福美，1985；张韵斐、周锡卿，1987；林承璋，1987；钟家贞，1991；曹务堂，1996；汪榕培、卢晓娟，1997；张维友，1999，2004，2010）。这些著作大体上维持了与苏联学者相同的结构内容，而这种结构安排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陆出版的词汇语义学的篇章安排，王文斌也把构词法、语义关系、语义演变等内容大篇幅地写进了《英语词汇语义学》一书中。我们认为这种结构安排全方位介绍了词汇学涵盖的内容，要比西方人所著的《词汇学简论》（*Lexicology: A Short Introduction*），（Halliday, 2009）仅仅包含3章的宏观介绍更全面具体，比西方人所著的《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

(Cruse, 2009) 的畸轻畸重 (光是反义词就占了总共 12 章的 1/4) 要更平允全面, 因此比较适合于学校教学。所以本书虽然只有 5 章, 但是章节安排涵盖了大陆学者所著词汇学的基本内容, 而在词汇语义学的部分大体上效仿的是王文斌的总体结构, 但是不包括他的“第四章”。当然本书与如上著作最大的不同是: 有大约 1/2 的篇幅放到了词汇语义学与修辞交叉的研究内容上。

三、本书的特点

(一) 本书着力于理论和语料的平衡和最大程度的结合

多年来的研究证明, 学习英语出身的研究者在介绍西方语言学理论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不少研究者对理论的引进和介绍多, 自己的深入研究却跟不上, 使理论不能成为研究的有机部分。这使我们想到了一幅漫画: 一个人戴了顶很大的帽子, 把本该露出来的脸大部分都遮住了。而这个“帽子”就是理论, “脸”就是理论和语料有机结合的效果。这样的研究理论过多, 而援以诠释和分析所需要的语料相对过少, 这就很难让人了解这一理论之“脸”的全貌。本书为这一现象举了具体的例子。而汉语研究者中为数不少的人有着以经验积累为特点的十分丰富的语料, 但是用以分析的理论则显得相对薄弱、贫乏。例如具体落实到词汇和语义的研究, 张志毅、张庆云对这一现象作出了十分中肯的评价: “对词汇现象描绘多, 词汇学的理论少。”(苏新春、苏宝荣, 2004)¹⁶ 本书就是要尽力避免这两种极端的倾向。

在语料的使用方面, 笔者一方面注意英汉对举语料的广泛性和丰富性, 从诸如谜语类的语言游戏到广告、报纸、杂志, 到文学 (包括诗歌), 到有声传媒; 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 从莎士比亚到当今的国外作家和学者; 另一方面注意语料的时新性, 大量语料是与笔者写作时间同步的最新语料, 这就避免了一些研究语料陈陈相因, 彼此重复量过大的弊端。语料的丰富和新颖, 再加上分析的深入浅出, 客观上

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虽然趣味性并非学术著作的必有属性，但如果学术著作能够兼备趣味性，当然是锦上添花。

（二）本书力求英语术语的汉译名尤其是汉语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理论术语的统一

如本书在第 3.4.1 小节论述了某些学者把 homonymy 的译名定为“同形异义”的缺陷，原因是 homonymy 的“三种类型”中，homophone 就是同音异形；homophone 既然是同音异形，那么把它的上义概念 homonymy 翻译成“同形异义”就没有概括性。笔者认为有的学者把 homonymy 译作“同形或同音异义”是很好的译法，建议学术界把这一译名固定下来，以求统一。又如在第 4.2 节，我们讨论了 narrowing 或 specialization 的汉语译名，这也有一个需要从“（语义）专门化”、“（词义的）缩小”、“专门化”统一到“语义缩窄”的问题。

对汉语中术语的统一，学界提到得更多，例如：“词缀”的英语原词为 affix，下分 prefix（前缀）和 suffix（后缀）。汉语学界对于与这三个术语对应的汉语术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变化多端，缺乏统一和规范。例如正像潘文国等（2004）⁶⁶⁻⁷⁸ 指出的那样，词缀曾叫做“记号”、“新增记号”、“语缀”；前缀曾被称为“语头”、“词头”、“前加成分”；后缀则被称为“语尾”、“近似词尾”、“词尾”、“附加成分”等。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汉语学界术语选择曾经有过的尴尬。译名的确立经过草创时期的不断尝试，慢慢地趋于成熟，接近原词原义是一个很自然、可以理解的过程，而这也恰好说明了术语统一的必要性。当下的《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作者按：本书所用《现代汉语词典》，如无特殊说明，一律为 2012 年第 6 版，后不再标明版别）采用了“词缀”（见该词典第 212 页）、“前缀”（见第 1036 页）和“后缀”（见第 544 页）的术语，标志着它们成为了全民词汇，这对这方面汉语术语体系的统一和规范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书着重用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每个部分强调术语的统一。

（三）本书注意辨别真伪，力求创新

本书注意避免学术界，特别是英语学术界随便用自己的话给术语下定义而无所依傍的缺陷，努力做到“无一术语无来处”。这里所谓的“来处”就是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词典和专著。唯一的例外是：第1.1节关于“词”的定义，中外学者给出的太多，本书没有选用，而是在他们定义的基础上用了自己的归纳和概括。

本书尊重权威，但是避免迷信权威，时时注意指出所引著述中的不够严密甚至粗疏之处。例如，在第2.1.2小节指出有的学者把“牌”（如“前门牌”、“光明牌”、箭牌等）、“号”（如“东风号”、“周恩来号”等）和“是”（如“就是”、“倒是”）当成黏着语素的后缀是不正确的，应当当成自由语素看待；在第3.2.7.1小节指出以前的多部汉英词典把 *propaganda* 译为“宣传部”的谬误；指出电影名《拯救大兵瑞恩》中的“拯救”应当是“营救”之误；在第3.3.4.2小节指出，有的学者把英语的 *irony* 译成“讽刺”是不正确的，应当译成“反语”；在第3.7.1小节中指出了直到2001年英语学术界两位活跃的学者还把 *tree*（树）和 *branches*（树枝）之间的关系称为“上下义关系”的粗疏之处；在第3.7.1小节还考证了“整体一部分关系”的相应英语术语出现的大致时间，并且在此基础上首次指出，汉语学者高守纲对古代汉语“整体一部分关系”的研究有着先于西方的开创意义。

本书注意与时俱进，用以作出学术评论的语料包括了当下传媒中常用的“晋善晋美”、“窈窕蜀女”、“足篮打水一场空”、“彩霸”和“浴霸”等，包括了当下中国“主演”和“美女”等词汇语义的贬降，等等。跟上时代的例子又如2012年的10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民众调查“你幸福吗？”本书对这一现象也作出解释。本书对最新语料的评论包括直到2012年10月18日《南方周末》上的语言和言语现象，以及网络热词“屌丝”登上2012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的现象。

本书还对某些言语现象作出预测，例如在第3.4.2.4小节对“二”所衍生的“傻”的语义（如“这个人挺二的”）虽然至今没有得到词典承认，但是我们预测，这一语义由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使用，已经深入社会，最终必然会进入词典，成为与目前表示数目的语义并列的同音同形异义词。

（四）本书纳入了语言游戏语料

读者会发现，本书在不少章节里选用了谜语之类的语言游戏例子，用以阐明词汇及其语义同修辞的关系，这是有理论根据的。早在公元前50年，罗马帝国的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就在《诗艺》中阐述了“寓教于乐”的艺术观（胡经之，2003）⁷¹。美学学者认为，“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游戏中就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朱光潜，1987：卷二）⁵⁴。我们在欣赏谜语等语言游戏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中潜藏着语言学理论的很多重要观点，而开发学生对语言理论的认知能力是教师的重要职责之一。此外，语言游戏也有开展美学教育和提升文学欣赏力的功能，所以学者们归纳出如下道理：“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运用，可以引起一种美感，……有许多伟大作家——例如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作品中，文字游戏的成分很重要，如果把它们洗涤净尽，作品的丰富和美妙便不免大为减色。”（朱光潜，1987：卷二）⁴⁷⁻⁴⁸朱光潜在不少章节里，通过分析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诗句和语句同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的关系入手，讨论了这些诗句和语句的修辞价值和美学功能。

四、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本书在很多场合加上了“作者按”，是指笔者自己的按语，是为了把上下文有可能对读者造成的理解困难予以解释。

此外，本书还在给英语句段和句段以上的话语做出英译汉之后，附上“作者译”的说明，是为了强化译文的文责自负原则。

本书的“参考文献”所列书目较多，但是它们都是本书所引用过的资料。本书严格遵循的原则是：没有引用过的资料一律不入“参考文献”。

本书在英语中每遇使用汉语顿号的场合，均使用逗号。

刘 茁

2012 年 11 月 5 日

写于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 58581897 58582371 58581879

反盗版举报传真 (010) 82086060

反盗版举报邮箱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务部

邮政编码 100120

目 录

1	词与语素	1
1.1	词的定义	1
1.2	词与词位	2
1.2.1	词位的定义	2
1.2.2	词位选择与修辞	5
1.3	词汇化程度	7
1.4	实词与功能词	10
1.5	开放类和封闭类	11
1.6	语素	14
1.6.1	语素的定义	14
1.6.2	语素与修辞	16
1.7	词根	17
2	构词和造词方法	19
2.1	派生法	19
2.1.1	前缀和前缀构词	20
2.1.2	后缀和后缀构词	25
2.1.3	中缀和中缀构词	32

2.1.4	英语和汉语中鲜明的词缀化倾向	34
2.1.5	词缀化的简洁效应和陌生化效应	40
2.2	复合构词法	45
2.2.1	复合词构成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	45
2.2.1.1	复合名词	46
2.2.1.2	复合形容词	48
2.2.1.3	复合动词	51
2.2.1.4	其他类别的复合词	55
2.2.2	复合词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	55
2.2.2.1	整体—部分关系	55
2.2.2.2	同义关系	56
2.2.2.3	近义关系	56
2.2.2.4	反义关系	56
2.2.3	汉语复合词为主的特点	56
2.2.4	复合词与修辞	58
2.3	转类法	62
2.3.1	转成动词	63
2.3.1.1	名词→动词的转类	63
2.3.1.2	形容词→动词的转类	63
2.3.2	转成名词	64
2.3.2.1	动词→名词的转类	64
2.3.2.2	形容词→名词的转类	64
2.3.3	转成形容词	65
2.3.3.1	名词→形容词的转类	65
2.3.3.2	动词→形容词的转类	66
2.3.4	转类的次要范畴	66
2.3.4.1	封闭词类→名词的转类	66
2.3.4.2	词组→名词的转类	66
2.3.4.3	词组→形容词的转类	67

2.3.4.4 派生词缀→名词的转类	68
2.3.5 转类词与修辞	68
2.4 缩略词	70
2.4.1 英汉字母词	71
2.4.2 英汉拼缀词	72
2.4.3 英汉数字简略词	72
2.4.3.1 数字+每个词的首字母或相关字母	72
2.4.3.2 数字+有代表性的词	73
2.4.4 汉语缩略词	73
2.4.4.1 取全称中每个词的首字	73
2.4.4.2 首词的首字+第二个词的第二个字	73
2.4.4.3 每个词的首字+具有共性的主体字	73
2.4.4.4 取全称中的首词	73
2.4.4.5 取全称中的最后一个词	74
2.4.4.6 取全称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字	74
2.4.5 缩略词与修辞	74
2.4.5.1 缩略词的经济化效应	74
2.4.5.2 缩略词的陌生化效应所导致的新异效应	76
2.4.5.3 缩略词的讳饰功能	77
2.4.5.4 关于汉语字母词	78
2.5 外来语	80
2.5.1 音译词	81
2.5.1.1 音兼意译的倾向	82
2.5.1.2 加形符的音译倾向	83
2.5.1.3 带有根词的音译倾向	83
2.5.2 意译词	84
3 词的语义关系	87
3.1 语义分析和语义场	87

3.1.1	语义场的定义及英汉语义场的差异	89
3.1.2	语义场与修辞	91
3.1.2.1	语义场内的修辞选择	91
3.1.2.2	已有的语义场外的拓展	92
3.2	同义关系	94
3.2.1	“同义关系”的定义	94
3.2.2	“完全同义”词	95
3.2.3	非完全同义词以及利奇的七种意义	96
3.2.4	词项因多义性引发的不同类别的同义词	101
3.2.5	同义词是共时的概念	101
3.2.6	同义词要区分“语言”和“言语”的概念	103
3.2.7	同义关系与修辞	104
3.2.7.1	同义选择	104
3.2.7.2	变换显异	110
3.2.7.3	变换避复	112
3.2.7.4	同义反复	114
3.2.7.5	委婉语	116
3.3	反义关系	120
3.3.1	反义关系的定义	120
3.3.2	反义词教学的四个重要观点	121
3.3.3	反义关系与民族文化特性	123
3.3.4	反义词与修辞	124
3.3.4.1	英语的“矛盾修辞法”和汉语的“反映”辞格	124
3.3.4.2	英语的 irony 和汉语的“反语”	130
3.4	同形或同音异义关系	132
3.4.1	同形或同音异义译名的商榷	132
3.4.2	同形同音异义	133
3.4.2.1	同形同音异义词的定义	133